

的。所谓礼部，即“礼部祠祭司”。祭祀，便是祭祀天地山川诸神祇，祀所谓之。祠祭司一司诸官与祭，以祭典为纲，所以祠祭司是祭祀礼部之首。

祭祀礼部有祭坛在中央，一祭坛便是礼部祭坛，礼部祭坛在中央，一祭坛便是礼部祭坛，礼部祭坛在中央。

礼部祭坛在中央，礼部祭坛在中央，礼部祭坛在中央，礼部祭坛在中央，礼部祭坛在中央。

—格致文库—
留给未来中国的好笔墨

梨花楼书事

杨栋

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SHANXI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梨花楼书事 / 杨栋著.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17.3(格致文库)

ISBN 978-7-5378-5133-6

I. ①梨… II. ①杨…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23388号

书 名 梨花楼书事

著 者 杨 栋

责任编辑 谢 放

装帧设计 张永文

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57号

邮 编 030012

电 话 0351-5628696(发行部)

0351-5628688(总编室)

传 真 0351-5628680

网 址 <http://www.bywy.com>

E-mail bywycbs@163.com

经 销 商 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1092 1/32

字 数 118千字

印 张 5.75

版 次 2017年2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2月山西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78-5133-6

定 价 25.00元

序

杨 栋

《中庸》上说，“好学近乎智”，所以，爱书的人总是让我很敬仰的。几十年来，我也以一个读书人自居，但书海浩瀚，我只能在海岸上捡到几枚贝壳。

我喜欢读的书大约有几类，一是文学作品，古今中外优秀的小说、诗歌、散文、杂文、笔记等等；二是自然考察的书，如《昆虫记》《自然史》《本草纲目》《植物名实图考》之类，三是书话类书，周作人、孙犁、黄裳、阿英、郑振铎、唐弢等书话名家，我都购买了他们的全集。我自己也写点书话，但自知班门弄斧，是不入方家之法眼的。

这本小书是天津罗文华先生早就鼓励我编的，他在网上给我的纸条中说“你应当编一本‘杨栋谈书’的集子了”。但我一直没有编，几十年前，印过一本《荫园书话》，不少文友喜欢，后来编过一本《梨花村读书记》，目录都预告了，但终于还是胎死腹中，未能面世。这主要还是人微言轻，名望不足，文章写得不好之故。但我不愿放下手中的笔，一直还在写着。巴金说：“作家的称号只能加重写作者的责任，它并不是装饰才能的花冠。”列夫·托尔斯泰也说：

“我是一个艺术家，我的一生都在寻找美。”我把读书的感悟记下来，一是鞭策自己不要偷懒，二是想把自己读过的一些好书与友人奇文共欣赏。一位友人最近要编一部书趣丛书，想让我加盟，这是好事，于是就有了这本小书。我之所以不称之为书话，是书话这词让人们用滥了，有的人写的书话，实在是一种白话，读了叫人倒胃口。虽然炒作得红艳千般，但我是不会去买，也不去读的。

我的书话，是一种闲话，所以叫“话书”，闲话也就是聊天，说的人不累，听的人不烦，好处是轻松、随意。闲话有许多叫法，北京叫侃山，东北叫拉呱，上海叫吹牛，西北叫编转，新疆叫宣荒，闽南叫化仙，四川叫摆龙门阵，电视上叫脱口秀，酒场上叫段子，我们那里则叫倒歇歇，意思是忙里偷闲，可以歇一歇了。古诗云：因过竹院逢僧话，偷得浮生半日闲。一个话字，叫人温馨，叫人意远，叫人舒畅。陆游诗：“闲话更端茶灶熟。”和友人品着香茶，说着闲话，这闲话又是有关书的，是读书人的一种福气了。

这本书分为三辑，一是“爱书记痴”，写我对书的一份执着的爱；二是“淘书记缘”，写我与师友们的书人书事；三是“读书记悟”，是我平时读书的小记，像是我敬爱的老师孙犁先生的书衣文一体，也像是《微书话》、微阅读之类，自认是有感而发的，也是言之有物的文字。

文人事业便是书，看着那崔巍的书城，我心里高兴得像做了南面王。有了这本小书，我的买书钱也就算没有白花了。

是为序。

2014年9月12日于梨花楼

目录

第一辑 爱书记痴

- 003 爱书者的自画像
- 005 放牛娃与梨花楼
- 008 收藏书话三个梦
- 010 戊年书事
- 012 新年十愿
- 014 回归书斋
- 017 我的书桌
- 020 我的“书话观”
- 022 品味“毛边书”
- 024 孙犁与书

- 028 孙犁的书房
032 我的“孙犁文库”
034 我为孙犁画插图

第二辑 淘书记缘

- 039 黄裳送我《珠还记幸》
——收藏黄裳先生《珠还记幸》修订精装本小记
043 喜欢上董桥先生的书
047 我是汪曾祺先生的“粉丝”
050 见到了作家铁凝
055 姜德明先生的书话
058 我与叶梦
063 郭淑敏的《一日佛门》
067 郭良蕙的收藏散记
069 苏晨先生的赠书
072 孙机先生的书
075 邵丽的诗集《细软》签名本
079 假日闲读毛边本
——读罗维杨编《新文言》
082 才女周炼霞的《遗珠》
084 我收藏的《红楼梦》版本
086 柯灵先生和我的交往

091	张中行先生的书
095	谢泳送我新书《学人今昔》
101	香港买书记
103	扬州淘书记
106	泉城赠书记
109	张爱玲的语录 ——读《张爱玲私语录》
112	珍贵的《河曲民歌采访专集》 ——河曲的民歌
116	姜德明的《王府井小集》
118	淘书遭遇复印本
120	梅娘与赵树理
124	吴藕汀先生画读书图
128	来新夏先生写匾
130	钟叔河先生的彩信
132	钟叔河先生的书名
134	韦泱赠书
	 第三辑 读书记悟
139	梨花楼书衣文抄
174	跋

第一辑 爱书记痴

爱书者的自画像

大凡爱书人皆爱书如性命，恋书如佳人，喜书如美食，敬书如神圣，藏书如藏宝，读书如读经。想到余生平与书种种，特戏言之：

过日子可以节省，买书决不节省；自己可以住楼底，藏书必放置楼上；妻子可以分床睡，好书必共枕而眠；借钱三年五年不还可不去催，借书三天必催归还；取东西可以不记，取书必在备忘录上记之；损坏东西不心疼，污损图书必大怒；出差时商店可以不去，书店不论大小必找遍；自身衣服可迁就，新旧书必包以书衣；写文章可以潦草，书页题跋必工工整整；寄信可以含糊，寄书必三层四层包之；送人走时是送客，送书走时如嫁女；写条据不想加印，赠人书必加篆刻名章、梅红小印；自己可睡土炕木床，放书之架柜必新潮漂亮；报纸可作引火之物，书页残破时必敬惜字纸，修之补之；丢钱后一时遗憾，丢好书几十年难以忘怀；与佳人相对举止局促，与好书相对心旷神怡；与人相处一毛不拔，遇到好书一掷千金；学政治理论好打瞌睡，读到好书寝食皆忘；与人谈话必谈书，送人礼物必送书；卧室客厅可不干不净，书房画室必窗明几净；休闲时必乱翻书，出差时先选心爱之

书做伴；此生最爱不关乎功利之书，此生最恨不爱护书籍之人；来客可延请客厅高坐，决不愿带进书屋密谈；客厅里可供茶供酒，书房中决不备烟灰缸；送情人礼物必送好书，选爱人条件首要爱书。以好书赠人者常祝其万事如意，以次书骗人者必咒其下十八层地狱；看好景常在山水间，记好梦常在图书府；金银财宝等同鸿毛，经典秘籍视若珠宝；工资乱放抽斗内，好书加锁高阁中；有人叫小气鬼时想生闲气，有人叫书呆子时喜上眉梢。喜欢一个作家，必要买全其各种版本之书，选集、文集、全集、年谱、评论、传记、手迹，继而被称为“某某迷”而罢。家不愿叫家，不愿叫住舍、宿舍、寓所、小宅，只愿叫作“××书屋”。

放牛娃与梨花楼

我小时是山西省沁源山区一个“放牛娃”，从1973年写出第一首诗歌起，坚持业余创作四十多年，出版了六十多种文艺书籍。成了中国作协会员，成了一个业余作家。

我的成长经历是与书分不开的。小时常和村里人家借书，也受了不少委屈，一次为读一本《沫若文集》，心甘情愿帮一位老太太推了两三天磨。几天的劳累，感动了这位老人，终将这本书以两元钱卖给了我。至今，这本书还珍藏在我的藏书楼中。

我的山村在县东北的一个小山沟沟里，村名叫黎和村，“取黎民和睦相处之意”，但古时的村名就叫“梨花村”——因山上有许多山梨树。村子里只有六十多家人家，一百多口人。我的小学是在村里一座古庙“石佛院”中上完的，从这寺庙的壁画中我学到了画画的技术，从院里的石碑上学到了书法的韵味。高中毕业后“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时，因体力不济，队长照顾我去放羊、放牛。我当时还写了诗：“队长派我去放羊，雨也哗哗，水也哗哗，天大困难也敢当。谢了山花，开了心花。”放牛放羊，是“有罪没苦”的营生，我在山上伴着牛群读书，“对牛讲经”，自编自演着打快板和顺口溜，也曾在深山里陶醉于《蜀道难》《茅

屋为秋风所破歌》和泰戈尔的《献诗》。放牛放羊之外，也曾用稚嫩的肩膀挑过粪篓，打过猪草，但更多的是读书、写诗、画画、出黑板报，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活跃村里的文化生活”，还因为在村里组织“梨花诗社”，编写《梨花诗刊》，被县文化馆宣传为“新生事物”。也由于我会画墙围画和寿材画，当时的公社书记力排众议，把我调到电影队当了放映员。为了补课，长大后我就下决心要好好补读一下人间未见之书。1993年，村里批给我一处地让建房，我修了一个二层小楼，我把二楼全做了书房，并请孙犁先生写了“梨花村”大匾，我称之为“梨花村藏书楼”。

“梨花村藏书楼”自创建以来，已收藏各类书刊一万余册，其中有孙犁、张中行、邓云乡、丁聪、贾平凹、舒婷、肖复兴等名家签名本、毛边本两百余册，有与名家往来信札和名家字画近千件。书分四室储藏，其中一室为电脑工作室；一为“梨花村漫画馆”，专收藏漫画作品；另两室均为珍本收藏室。藏书楼成了我没有围墙的大学，我读了许多书，因有了书的营养，写得也多了，每年在全国发表散文一百多篇、漫画一百多幅，在许多报刊上还开辟了专栏。我还获得了山西青年散文大赛一等奖、山西“读书状元”奖、山西“优秀总编”奖，并获得山西省十大藏书家、山西省优秀文联工作者、中国骄傲——全国优秀文艺工作者等光荣称号。

因仰慕孙犁先生的人品文品，1985年我第一次去天津拜访了这位文学名家。先生送了我几本签名本。之后十多年的交往，亲聆先生教诲多次，前后获赠《老荒集》《耕堂序跋》《耕堂读书记》等八种签名本。这对于一位在当时还毫无建树的业余作者来

说，无疑是最高的奖赏和热情的鼓励。

随着阅读视野的开拓，我对中外名著有了广泛的兴趣，无论散文、小说、诗歌、评论，都在涉猎的范围之内。我一面不知疲倦地阅读，一面广泛与一些名家联系、学习和通信。前后与柯灵、黄裳、钟叔河、张中行、邓云乡、姜德明等名家建立了通讯关系，从中获益匪浅，不但获得这些名人一批批的签名本，更重要的是，我由此得到走进读书之宫的金钥匙，看到了这座宫殿的宏伟和壮丽。因此，我更迷上了读书，迷上收藏名家的书。有一次收藏的《沈从文文集》不齐，我就大胆给沈先生去信求助，沈老当时正在病中，便让夫人张兆和回信，并委托花城出版社责任编辑帮忙，终得以将这套文集配齐了。

在山西省“走向未来”读书大赛中，我荣幸地被评为“读书状元”，我深感“书籍永远是人类的朋友，永远是人类文明的动力”。

我写的作品大多来自我的乡土、我的梨花村，我写的系列散文“山地女儿”得了不少奖，散发着泥土芳香的“山地女儿”的故事，让读者们记住了我；而我的书话、读书记、藏书记、读书漫画、读书日记，也是“梨花楼”给我的回报，借此我在读者中找到了不少知音。

可以说，是读书改变了我的命运，我的梨花楼，已成了我的精神栖息地，我的小小天一阁。我这个太岳山的码字工、梨花村里的农家子、大森林里的“小放牛”也终于成了一个本土的小小藏书家了……

原载《中华读书报》2014年6月25日

收藏书话三个梦

书话爱好者有三个梦，就是收藏三个书话大家的书。一个是西谛，他是新中国的第一大藏书家，他收的书以古籍为多，他的《西谛书话》《西谛题跋》都是读书人喜欢的书，还有一部《西谛书目》初版只印了五百本，普通读者是无缘见到的，好在最近北图出了新版，“贵族书”也能“飞入寻常百姓家”了。更叫人钦佩的是他爱书的那分痴、那分深情，一个人爱书爱到他那个份儿上，就是“饥读以当肉，寒读以当裘”了吧？另一个是黄裳先生，他的书话写得半文半白，有一种古典的味道。他的初版书现在都成了“书话宝贝”了，一本书就卖几百元。他有一大批“黄迷”，他好像清代他的那位本家黄丕烈——玉轴牙签、宋版元版，宁与古人为友，不喜时文风格。他是有品位的爱书家，是有格调的爱书家，也是有成就的爱书家。第三位是姜德明先生，他是新文学领域的专家，收的书以新文学类作品为主，写的书话也是以为新文学类作品写为主。他占有了那么多的资料，他的早期文字虽多以歌颂为主——这囿于他在媒体工作，只能那样去写；其实，他的书话作品是短文之精粹，书香之汇聚，有独特风格，有独立见解，是难得的新文学的书话作品。时下学步者虽多，但都

只能得其皮毛，而不能登堂入室——文字的韵味，是有差距的，书话的情调，也愈见粗糙了。所以，书话爱好和收藏者，对这三家的书是愈来愈珍重了。真正的爱书人，书架上必有这三家之书，而一些附庸风雅者的书话，实在是只能读一遍的书，是上不了藏书家书架的书。这个时代，不知还能不能产生似三位书话大家这样的人物？收藏全这三家的书话，是每一个书话爱好者的梦。